

續

集



問道之名義曰古人稱名道也行也路也三名而一實

路字專屬途路字三篇多以行字當道字大致在

天地則氣流不息是謂道在人物則人倫曰

凡生如氣化之謂道故易曰

陰一曰道也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此

言人道也

緒言

問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程子云惟

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感而識

緒言卷上

休寧戴震撰

問道之名義曰古人稱名道也行也路也三名而一實
惟路字專屬途路詩三百篇多以行字當道字大致在
天地則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謂道在人物則人倫曰
用凡生生所有事亦如氣化之不可已是謂道故易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言天道也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此
言人道也

問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程子云惟
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

緒言卷上

一
粵雅堂叢書

之後儒言道多得之此朱子云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
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卽理之名也朱
子此言以道之稱惟理足以當之今但曰氣化流行生
生不息非程朱所目爲形而下者歟曰氣化之於品物
則形而上下之分也形乃品物之謂非氣化之謂易又
有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直舉陰陽不聞辨別所以陰
陽而始可當道之稱豈聖人立言皆辭不備哉一陰一
陽流行不已夫是之謂道而已古人言辭之謂謂之有
異凡曰之謂以上所稱解下如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

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爲性道教言之若曰性也者天命之謂也道也者率性之謂也教也者修道之謂也易一陰一陽之謂道則爲天道言之若曰道也者一陰一陽之謂也凡曰謂之者以下所稱解上如中庸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此非爲性教言之以性教區別自誠明自明誠二者耳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亦非爲道器言之以道器區別其形而上形而下耳形謂已成形質形而上猶曰形以前形而下猶曰形以後

詩下武維周鄭箋云下猶後也

緒言卷上

二 國朝雅堂叢書

者也非形而下明矣器言乎一成而不變道言乎體物而不可遺不徒陰陽非形而下如五行水火木金土有質可見固形而下也器也其五行之氣人物之所稟受則形而上者也易言一陰一陽洪範言初一曰五行中庸言鬼神之爲德舉陰陽卽該五行該鬼神舉五行則亦該陰陽該鬼神而鬼神之體物而不可遺卽物之不離陰陽五行以成形質也由人物溯而上之至是止矣六經孔孟之書不聞理氣之分而宋儒初言之又以道屬之理實失道之名義也

問宋儒論陰陽必推本太極云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朱子云太極生陰陽理生氣也陰陽既生則太極在其中理復在氣之內也又云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雖形字借以指氣似有未協而上而下及之謂謂之亦未詳審然太極兩儀出於孔子非卽理氣之分歟曰後世儒者紛紛言太極言兩儀非孔子贊易太極兩儀之本指也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儀曰象

緒言卷上

三
國子雅堂叢書

皆據作易言之耳非氣化之陰陽得兩儀四象之名易備於六十四自八卦重之故八卦者易之小成有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義焉其未成卦畫一奇以儀陽一偶以儀陰故曰兩儀奇而遇奇陽已長也以象太陽奇而遇偶陰始生也以象少陰偶而遇偶陰已長也以象太陰偶而遇奇陽始生也以象少陽伏羲氏觀於氣化流行而以奇偶儀之象之孔子贊易蓋言易之爲書起於卦畫非漫然也實有見於天道之一陰一陽爲物之終始會歸乃畫奇偶兩者從而儀之故曰易有太極是生

兩儀既有兩儀而四象而八卦以次生矣孔子以太極指氣化之陰陽承上文明於天道言之卽所云一陰一陽之謂道萬品之流形莫不會歸於此極有會歸之義太者無以加乎其之上稱以兩儀四象八卦指易畫後世儒者以兩儀爲陰陽而求太極於陰陽之所由生豈孔子之言乎謂氣生於理豈其然乎況易起於卦畫後儒復作圖於卦畫之前是伏羲之畫奇偶不惟未精抑且未備而待後人補苴罅漏矣

問宋儒之言形而上下言道器言太極兩儀今據孔子

緒言卷上

四
粵雅堂叢書

贊易本文疏通證明之洵於文義未協其見於理氣之分也求之六經中無其文故借太極兩儀形而上下之語以飾其說以取信學者歟曰舍聖人立言之本指而以己說爲聖人所言是誣聖也借其語以飾吾之說以求取信是欺學者也誣聖欺學者程朱之賢不爲也蓋見於陰陽氣化無非有迹可尋遂以與品物流形同歸之粗而別求諸無迹象以爲其精是以觸於形而上下之云太極兩儀之稱恍然覺悟理氣之分如是不復詳審文義學者轉相傳述於是易之本指其一區別陰陽

之於品物其一言作易者明於天道而有卦畫皆置不察矣

問宋儒嘗反覆推究先有理抑先有氣朱子云必欲推其所從來須說

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又譬之二物渾

淪不害其各為一物朱子云理與氣決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二物渾淪不可分開各在一處然不害二物之各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各有其理而已未嘗實有是

物也及主宰樞紐根柢之說曰陰陽五行為空氣以理為

之主宰陳安卿云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空氣必有主宰之者理是也為男女

萬物生生之本饒仲元云極者至極之義樞紐根柢之名聖人以陰陽五行闡關不窮而此理

緒言卷上

五 粵雅堂叢書

為闡關之主男女萬物生生不息而此理為生生之本抑似實有見者非歟曰非

也陰陽流行其自然也精言之期於無憾所謂理也理

非他蓋其必然也陰陽之期於無憾也猶人之期於無

失也能無失者其惟聖人乎聖人而後盡乎人之理盡

乎人之理非他人倫日用盡乎其必然而已矣語陰陽

而精言其理猶語人而精言之至於聖人也期於無憾

無失之為必然乃要其後非原其先乃就一物而語其

不可譏議奈何以虛語夫不可譏議指為一物與氣渾

淪而成主宰樞紐其中也況氣之流行既為生氣則生

氣之霧乃其主宰如人之一身心君乎耳目百體是也豈待別求一物爲陰陽五行之主宰樞紐下而就男女萬物言之則陰陽五行乃其根柢乃其生生之本亦豈待別求一物爲之根柢而陰陽五行不足生生哉

問後儒言理與古聖賢言理異歟曰然舉凡天地人物事爲不聞無可言之理者也詩曰有物有則是也就天地人物事爲求其不易之則是謂理後儒尊大之不徒曰天地人物事爲之理而轉其語曰理無不在以與氣分本末視之如一物然豈理也哉就天地人物事爲求

緒言卷上

六
國雅堂叢書

其不易之則以歸於必然理至明顯也謂理氣渾淪不害二物之各爲一物將使學者皓首茫然求其物不得合諸古賢聖之言牴牾不協姑舍傳注還而體會六經論語孟子之書或庶幾乎

問道之實體一陰一陽流行不已生生不息是矣理卽於道見之歟曰然古人言道恆該理氣理乃專屬不易之則不該道之實體而道理二字對舉或以道屬動理屬靜如大戴禮記孔子之言曰君子動必以道靜必以理是也或道主統理主分或道該變理主常此皆虛以

會之於事爲而非言乎實體也

問古人言天道天德天理天命何以別曰一陰一陽流行不已生生不息主其流行言則曰道主其生生言則曰德道其實體也德卽於道見之者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德不於此見乎其流行生生也尋而求之語大極於至鉅語小極於至細莫不顯呈其條理失條理而能生生者未之有也故舉生生卽該條理舉條理卽該生生實言之曰德虛以會之曰理一也孟子言孔子集大成不過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聖人之於天道至孔子而極其盛條理得也知條理之說者其知理之謂矣天理不於此見乎凡言命者受以爲限制之稱如命之東則不得而西故理義以爲之限制而不敢踰謂之命氣數以爲之限制而不能踰亦謂之命古人言天之所定或曰天明或曰天顯或曰明命國語叔向之言曰命信也蓋言乎昭示明信曰命言乎經常不易曰理一也天命不於此見乎

問理之名起於條理歟曰凡物之質皆有文理亦呼文縷理縷

語之轉耳粲然昭著曰文循而分之端緒不亂曰理故理又

訓分而言治亦通曰理理字偏旁從玉玉之文理也蓋氣初生物順而融之以成質莫不具有分理則有條而不紊是以謂之條理以植物言其理自根而達末又別於幹爲枝綴於枝成葉根接土壤肥沃以通地氣葉受風曰雨露以通天氣地氣必上接乎葉天氣必下返諸根上下相貫榮而不瘁者循之於其理也以動物言呼吸通天氣飲食通地氣皆循經脈散布周漑一身血氣之所循流轉不阻者亦於其理也理字之本訓如是因而推之舉凡天地人物事爲虛以明夫不易之則曰理

緒言卷上

八
粵雅堂叢書

所謂則者匪自我爲之求諸其物而已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理也者天下之民無曰不秉持爲經常者也是以云民之秉彝凡言與行得理之謂懿德得理非他言之而已是行之而當爲得理言之而非行之而不當爲失理好其得理惡其失理於此見理者人心之同然也

問理爲人心之同然其大致可得聞歟曰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此可以察理矣夫天地

之大人物之蕃事爲之條分委曲苟得其理矣如直者之中懸平者之中水圓者之中規方者之中矩夫然後推諸天下萬世而準易稱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中庸稱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皆言乎天下之理得也惟其爲人心之同然故一人以爲不易天下萬世以爲不易也所以爲同然者人心之明之所止也尊是理而遂謂天地陰陽不足以當之必非天地陰陽之理則可天地陰陽之理

緒言卷上

九

粵雅堂叢書

猶聖人之聖也尊其聖而謂聖人不足以當之可乎

問宋儒以氣爲理所湊泊附著

朱子云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夫理固浩浩

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後是理有所附著

又謂理

爲生物之本

朱子云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

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

今據易之文證明一陰一

陽卽天道之實體其爲氣化未爲品物乃孔子所稱形

而上及旣爲品物乃孔子所稱形而下然則古聖賢所

謂性專就氣化言之歟曰氣化生人生物以後各以類

孳生久矣然類之區別千古如是也循其故而巳矣在

氣化分言之曰陰陽又分之曰五行又分之則陰陽五行糝糲萬變是以及其流形不特品類不同而一類之中又復不同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人物各成其性明乎性至不同也六經中言性統舉人物之全見於此人物同本於天道陰陽五行天道之實體也大戴禮記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分於道者分於陰陽五行也一言乎分則其所受有偏全厚薄清濁昏明之不齊不特品類不同而一類之中又復不同是也各隨所分而見於一各成其性也

緒言卷上

十

粵雅堂叢書

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不曰天道而曰天命者人物咸本於天道而成性不同由分於道不能齊也以限於所分故云天命然性雖不同而大致以類爲之區別故論語曰性相近也此就人與人相近言之者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言同類之相似則異類之不相似明矣故詰告子生之謂性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明乎其必不可混同言之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以人皆可以爲堯舜謂之性善合易論語孟子之書言

性者如是成就其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爲言奈何別求一湊泊附著者爲性豈人物之生莫非二本哉返而求之知其一本或庶幾焉

問人物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而人能循理義自治物不能自治何也曰陰陽五行以氣化言也精言之期於無憾是謂理義是謂天地之德人之生也稟天地之氣卽併天地之德有之而其氣清明能通夫天地之德物之得於天者亦非專稟氣而生遺天地之德也然由其氣濁是以錮塞不能開通理義也者心之所通也天之氣化生生而條理人物分於氣化各成其性而清者開通則能知性知天因行其所知底於無失斯所以還於天地之德而已矣

緒言卷上

十一

國雅堂叢書

問朱子本程子性卽理也一語釋中庸天命之謂性申之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其釋孟子云以氣言之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

之豈徒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兩解似相闕隔其作中庸或問有云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通貫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悴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獾之報本睢鳩之有別則其形氣之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今觀朱子言性不出性卽理也之云故云告子不知性之爲理既以性屬之理理卽所謂仁義禮智之稟天地人物事爲不聞無可言之理故釋中庸合人物

緒言卷上

上 應亨雅堂叢書

言之以物僅得形氣之偏故釋孟子言豈物所得而全言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或問一條於兩註可謂融矣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故朱子言性專屬之理而又及形氣之偏皆出於程子也程朱之說謂理無不善而形氣有不善故以孟子道性善歸之本原以孔子言性相近下而及於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韓子言三品悉歸氣質之性是荀揚韓皆有合於孔子

程子於論語性相近云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卽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朱子荅門人云氣質之說起於張程韓退之原性中說性有三品

但不曾說是氣質之性耳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則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又云孟子說性善是論性不論氣荀揚而下是論氣不論性孟子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揚之口然不備但少欠耳不明則大害事陳器之云孟子時諸子之言性往往皆於氣質上有見而遂指氣質作性但能知其形而下者耳故孟子答之只就義理上說以攻他未曉處氣質之性諸子方得於此孟子所以不復言之義理之性諸子未通於此孟子所以反覆詳說之程子之說正恐後學死執孟子義理之說而遺失氣質之性故并二者而言之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程子之論舉其全孟子之論所以矯諸子之偏

又以告子之說爲合於荀揚韓

朱子於告子杞柳之喻云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於湍水之喻云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於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云比卽湍水之說於或曰有性善

緒言卷上

十一 粵雅堂叢書

有性不善云韓子合於孔子程子云凡言性處須看立性有三品蓋如此本也生之謂性論其稟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論其本豈可言相近只論所稟也告子所云固是爲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也又曰孟子言性當隨文者本以告子生之謂性爲不然者此亦性也被命受生以後謂之性耳故不同繼之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使然不害爲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告子明云氣質之性孟子將不辨之歟孔子言性相近亦未明云氣質之性將與告子荀子諸子同歟宋儒之說雖極完備彌啓後人之疑近思錄程子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朱子云人生而靜以上是人未生時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爲性所謂

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宋儒剖析至此，皆根於理氣之分，以善歸理，以有惡歸形氣。然則孟子乃追溯人物未生未可名性之時，而曰性善。若就名爲性之時，已是人生以後已墮在形氣之中，惡得斷之曰善由是觀之，將天下古今惟上聖之性不失其性之本體，自上聖而下語人之性，皆不是性。孔子以不是性者言相近，乃論氣不論性，不明孟子以未可名性者言性善，乃論性不論氣，不備宋儒剖析性之本體及

緒言卷上

古

夔雅堂叢書

氣質之性，愈令人惑。學者習聞宋儒之說，完備剖析，今還而體會《易》論語中庸，孟子疑惑不解矣。宋儒之所以失者，安在曰性之名自古及今，雖婦人孺子亦矢口舉之不謬者也。本盡人可知之通名也。儒者轉過求失之如飛潛動植，舉凡品物之性，皆就其氣類別之。人物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舍氣類更無性之名。醫家用藥，在精辨其氣類之殊，不別其性，則能殺人。使曰此氣類之殊者，已不是性。良醫信之乎。試觀之桃與杏，取其核而種之，萌芽甲坼，根幹枝葉爲華爲實，香色臭味，桃非杏

也杏非桃也無一不可區別由性之不同是以然也其性存乎核中之白卽俗呼桃仁杏仁者香色臭味無一或闕也凡植禾稼卉木畜鳥蟲魚皆務知其性知其性者知其氣類之殊乃能使之碩大蕃滋也何獨至於人而指夫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者曰此已不是性也豈其然哉天道陰陽五行而已矣人物之性分於道而有之成其各殊者而已矣其不同類者各殊也其同類者相似也孟子曰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書皆從易牙之於味也又

緒言卷上

五

兩雅堂叢書

言動心忍性是孟子矢口言之所謂性亦如後儒指爲已不是性者矣孟子言性曷嘗自岐而二之哉於告子生之謂性必致辨者成則各殊徒曰生而已矣固同人於犬牛而不察其殊聞孟子詰之不復曰然者非見於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而語塞也犬與牛之異又豈屬仁義禮智之粹然者哉孟子非據仁義禮智詰告子明矣況朱子言稟理以有性物與人同至形氣之偏始物與人異是孟子又以已不是者折告子言性矣且謂告子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在告子

既以知覺運動者爲性何不可直應之曰然斯以見告
子亦窮於知覺運動不可槩人物而目爲蠢然同也凡
語人者以我之說告其人折人者必就彼之說窮其人
非好辯也君子之教也

問知覺運動不可槩人物而目爲蠢然同其異安在曰
凡有生卽不隔於天地之氣化陰陽五行之運而巳
天地之氣化也人物之生本乎是由其分而有之不齊
是以成性各殊知覺運動者統乎生之全言之也由其
成性各殊是以得之以生見乎知覺運動也亦殊氣之

緒言卷上

去

陶亭雅堂叢書

自然潛運飛潛動植皆同此生生之機原於天地者也
而其本受之氣與所資以生之氣則不同所資以生之
氣雖由外而入大致以本受之氣召之五行有生克遇
其克之者則傷甚則死此可知性之各殊矣本受之氣
及所資以生之氣必相得而不相逆斯外內爲一其得
於天地之氣本一然後相得不相逆也氣運而形不動
者卉木是也凡有血氣者皆形能動者也論形氣則氣
爲形之本人物分於陰陽五行成性各殊故形質各殊
則其形質之動而爲百體之用者利用不利用亦殊知

覺云者如寐而寤曰覺思之所通曰知百體皆能覺而心之覺爲大凡相忘於習則不覺見異焉乃覺魚相忘於水其非生於水者不能相忘於水也則覺不覺亦有殊致矣聞蟲鳥以爲候聞雞鳴以爲辰彼之感而覺覺而聲應之又覺之殊致有然矣無非性使然也若夫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狼之報本睢鳩之有別其自然之知覺合於人之所謂理義者矣而各由性成人則無不全也全而盡之無憾者聖人也知之極其量也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於義外之說必致其

緒言卷上

七
粵雅堂叢書

辨以人能全乎理義故曰性善言理之爲性非言性之爲理若曰理卽性也斯協於孟子矣不惟協於孟子於易論語靡不協矣凡由中出者未有非性使之然者也古人言性但以氣稟言未嘗明言理氣爲性蓋不待言而可知也至孟子時異說紛起以理義爲聖人治天下之具設此一法以強之從害道之言皆由外理義而生人但知耳之於聲目之於色鼻之於臭口之於味爲性而不知心之於理義亦猶耳目口鼻之於聲色味臭也故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蓋就其所知以證明其所

不知舉聲色臭味之欲歸之耳目鼻口舉理義之好歸之心皆內也非外也比而合之以解天下之惑俾曉然無疑於理義之爲性害道之言庶幾可以息矣孟子明人心之通於理義與耳目鼻口之通於聲色臭味咸根於性而非後起後儒見孟子言性則曰理義則曰仁義禮智不得其說遂謂孟子以理爲性推而上之以理爲生物之本匪徒於道於性不得其實體而於理之名亦失其起於天地人物事爲不易之則使人茫然求其物不得矣

緒言卷上

六

粵雅堂叢書

問聲色臭味之欲亦宜根於心今專以理義之好爲根於心於好是懿德固然矣抑聲色臭味之欲徒根於耳目鼻口歟心君乎百體者也百體之能皆心之能也豈耳悅聲目悅色鼻悅臭口悅味非心悅之乎曰否心能使耳目鼻口不能代耳目鼻口之能彼其能者各自具也故不能相爲人物受生於天地故恆與之相通盈天地閒有聲也有色也有臭也有味也舉聲色臭味則盈天地閒者無或遺矣內外相通其開竅也是爲耳目鼻口五行有生克生則相得克則相逆血氣之得其養生

其養繫焉資於外足以養其內此皆陰陽五行之所爲
外之盈天地之閒內之備於吾身外內相得無閒而養
道備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自古及今以爲道之經也血
氣各資以養而開竅於耳目鼻口以通之旣於是通故
各成其能而分職司之孔子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
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旣
衰戒之在得血氣之所爲不一舉凡身之嗜欲根於血
氣明矣非根於心也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
口非喻言也凡人行事有當於理義其心氣必暢然自

緒言卷上

充

粵雅堂叢書

得悖於理義心氣必沮喪自失以此見心之於理義一
同乎血氣之於嗜欲皆性使然耳耳目鼻口之官臣道
也心之官君道也臣效其能而君正其可否理義非他
可否之而當是謂理義聲色臭味之欲察其可否皆有
不易之則故理義者非心出一意以可否之若心出一
意以可否之何異強制之乎因乎其事得其不易之則
所謂有物必有則以其則正其物如是而已矣

問禽獸各以類區別其性各不同而孟子道性善但言
人之異於禽獸於禽獸則槩舉之獨人之性善其故安

在曰耳目鼻口之官各有所司而心獨無所司心之官
統主乎上以使之此凡血氣之屬皆然其心能知覺皆
懷生畏死因而趨利避害凡血氣之屬所同也雖有不
同不過於此有明闇耳就其明闇以制可否不出乎懷
生畏死者物也人之異於禽獸不在是禽獸知母而不
知父限於知覺也然愛其生之者及愛其所生與雌雄
牝牡之相愛同類之不相噬習處之不相齧進夫懷生
畏死矣一私於身一及於身之所親皆仁之屬也私於
身者仁其身也及於身之所親者仁其所親也本天地

緒言卷上

三

粵雅堂叢書

生生之德發夫自然有如是人之異於禽獸亦不在是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卽其生之謂性之說
同人於犬牛而不察其殊也被以自然者爲性使之然
以義爲非自然轉制其自然使之強而相從老聃莊周
告子及釋氏皆不出乎以自然爲宗惑於其說者以自
然直與天地相似更無容他求遂謂爲道之至高宋之
陸子靜明之王文成及才質過人者多蔽於此孟子何
嘗以自然者非性使之然哉以義亦出於自然也故曰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辭讓之心人

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之言乎自然異於告子之言乎自然蓋自然而歸於必然必然者不易之則也非制其自然使之強而相從也天下自然而無失者其惟聖人乎孔子言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心所欲者曰然也不踰矩者歸於必然也必然之與自然非二事也就其自然明之盡而無幾微之失焉是其必然也如是而後無憾如是而後安是乃聖賢之所謂自然也彼任其自然而失者無論矣貴其自然靜以保之而視問學爲用心於外及其動應如其才質所到亦有自然不失

緒言卷上

三

國朝雅堂叢書

處不過才質之美偶中一二若統其所行差繆多矣且一以自然爲宗而廢問學其心之知覺有所止不復日益差繆之多不求不思以此終其身而自尊大是以聖賢惡其害道也告子老聃莊周釋氏之說貴其自然同人於禽獸者也聖人之學使人明於必然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斯爲明之盡人與物咸有知覺而物之知覺不足與於此物循乎自然人能明於必然此人物之異孟子以人皆可以爲堯舜斷其性善在此也

問仁義禮智之名義曰易有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一陰一陽流行不已生生不息觀於生生可以言仁矣在天爲氣化之生生在人爲其生生之心是乃仁之爲德也由其生生有自然之條理惟條理所以生生觀於條理之秩然有序可以言禮矣失條理則生生之道絕觀於條理之截然不可亂可以言義矣生生誠也條理明也故行道在體仁知道在達禮在精義合而言之舉義可以該禮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也舉禮亦可該義而舉仁貴全乎禮義論語曰克己復禮爲仁是也合三者

緒言卷下

三

陽雅堂叢書

亦謂之誠誠未有不明者也以是謂之命則昭示明信也以是謂之善則純粹不雜也以是謂之理則經常不易也以是謂之矩則循之爲法也以是謂之中則時事之準也若夫條理之得於心爲心之淵然而條理則名智故智者事物至乎前無或失其條理不智者異是孟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舉禮義可以該智舉智可以該禮義禮義有愆由於不智中庸言修道以仁連舉義禮而不及智言以達德行達道舉智仁勇而不及禮義互文也由生生而條理生生之謂

仁元也條理之謂禮亨也察條理之正而斷決於事之謂義利也得條理之準而藏主於中之謂智貞也

問孟子言所性不存焉朱子釋之云其道大行無一物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朱子論性專舉仁義禮智爲得於天而別於氣稟本之孟子此章夫仁義禮智人之所同何以獨君子根於心曰此孟子舉君子欲之之事樂之之事皆無與於其性之事也人之所欲君子非不欲之也或重乎此而既得之則樂之矣下者惟此之務得則性之矣進而言乎

緒言卷上

三 粵雅堂叢書

可樂者君子非不樂之也或以此爲主務期於此而已矣則性之矣君子所性如道德學問之事無可遺者皆是大行不過行其所學窮居而其自得者無日不然不以大行窮居爲加損大行亦吾分窮居亦吾分皆視爲分之常是謂分定惟其性之之事不以大行窮居加損故無往非仁義禮智之由中而達外章內未嘗舉君子性之之事後儒不詳審文義以所性爲所得於天者以分爲所得於天之全體非孟子立言之指也

問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

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
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張子云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程子云仁義禮智
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
學而盡故不謂之命宋儒分別義理之性氣質之性本
於孟子此章以氣質之性君子不謂之性故專取義理
之性豈性之名君子得以意取舍歟曰非也性者有於
己者也命者聽於限制也謂性猶云藉口於性耳君子

緒言卷上

五
國雅堂叢書

不藉口於性之自然以求遂其欲不藉口於命之限之
而不盡其材後儒未詳審文義失孟子立言之指不謂
性非不謂之性不謂命非不謂之命

問左氏春秋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宋儒言性專屬之理取證於此既爲民受以生則宜曰
所謂性然古人不稱性而稱命何也曰性原於陰陽五
行凡耳目百體之欲血氣之資以養者皆由中達外性
爲之本始而道其所有事也命卽人心同然之理義所
以限制此者也古人多言命後人多言理異名而同實

耳目百體之所欲由於性之自然明於其必然斯協乎天地之中以奉爲限制而不敢踰是故謂之命命者非他就性之自然察之精明之盡歸於必然爲一定之限制是乃自然之極則若任其自然而流於失轉喪其自然而非自然也故歸於必然適完其自然如是斯與天地合其德鬼神合其吉凶故劉子繼之曰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夫耳目百體之所欲血氣之資以養者生道也縱欲而不知制之其不趨於死也幾希然則民無日不受此以生所以全其性在是於古人不稱性而稱命性之實體原於道之實體愈可見命卽其實體之無憾無失而已矣

緒言卷上

三

國雅堂叢書

問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所謂心所謂性所謂天其分合之故可言與曰人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而其得之也全喜怒哀樂之情聲色臭味之欲是非美惡之知皆根於性而原於天其性全故其材亦全材卽形氣之爲耳目百體而會歸於心也凡日用事爲皆性爲之本而所謂人道也上之原於陰陽五

行所謂天道也言乎天地之化曰天道言乎天地之中曰天德耳目百體之所欲血氣之資以養者所謂性之欲也原於天地之化者也故在天爲道在人爲性而見於日用事爲爲人道仁義之心原於天地之中者也故在天爲天德在人爲性之德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合性之欲性之德言之謂原於天地之化而爲日用事爲者無非仁義之實也就天道而語於無憾曰天德就性之欲而語於無失曰性之德性之欲其自然也性之德其必然也自然者散之見於日用事爲必然者約

緒言卷上

三
國雅堂叢書

之各協於中知其自然斯通乎天地之化知其必然斯通乎天地之德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以心知之而天人道廢不豁然於心此之謂盡其心

盡其心以知言盡其材兼知行

言

問必然爲自然之極則而歸於必然適完其自然由是言之惟性道之名有其實體至若古人多言命後人多言理不過性道自然之極則別無其實體矣宋儒凡於天道人道於性無不以理字槩之今何以剖析其致誤俾截然不相淆惑曰學者體會古賢聖之言宜先辨其

字之虛實今人謂之字古人謂之名儀禮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周禮云諭書名聽聲音是也以字定名有指其實體實事之名有稱夫純美精好之名如曰人曰言曰行指其實體實事之名也曰聖曰賢稱夫純美精好之名也曰道曰性亦指其實體實事之名也道有天道人道天道陰陽五行是也人道人倫曰用是也曰善曰理亦稱夫純美精好之名也曰中曰命在形象在言語指其實體實事之名也在心思之審察能見於不可易不可踰亦稱夫純美精好之名也

緒言卷上

三
國子雅堂叢書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指天地之實體至於天德天命天理不復言之而卽云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二語相對似皆指人物矣抑如後儒以善爲未涉人物歟曰天地之氣化流行不已生生不息其實體卽純美精好人倫日用其自然不失卽純美精好生於陸者入水而死生於水者離水而死生於南者習於溫而不耐寒生於北者習於寒而不耐溫此資之以爲養者彼受之以害生天地之大德曰生物之不以生而以殺者豈天地之失德哉故語道於天地實體卽美好不必分言也易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人之心知有明闇當其明則不失當其闇則有差謬之失故語道於人人倫日用爲道之實事率性之謂道修身以道天下之達道五是也此所謂道不可不修者也修道以仁及聖人修之以爲教是也其純美精好則所謂中節之謂達道所謂君子之道聖人之道是也中節之爲達道者純美精好推之天下而進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五者爲達道但舉實事而已矣智仁勇以行之而後歸於純美精好然而卽謂之達道者達諸天下而不可廢也彼釋氏棄

緒言卷上

三 粵雅堂叢書

人倫以成其自私不明乎此也人道本於性而性原於天道在天道爲陰陽五行在人物分而有之以成性由成性各殊故材質亦殊材質者性之所呈也離材質惡觀所謂性哉故孟子一則曰非才之罪再則曰非天之降才爾殊才材古字通用人之才得於天獨全故物但能遂其自然人能明於其必然分言之則存乎材質之自然者性也人物各以類區別成性各殊也其歸於必然者命也善也人物咸協於天地之中大共者也故易言天道而下及人物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謂人物於

天地其善固繼承不隔不以成性各殊而失其良也善者稱其美好之名性者指其實體之名在天道不分言而在人物分言之始明究之美好者即其實體之美好非別有美好以增飾之也

緒言卷上

元

明雅堂叢書

緒言卷上

譚瑩玉生覆校

緒言卷中

休寧戴震撰

問孟子言性善門弟子如公都子已列三說茫然不知性善之是而三說之非荀子在孟子後直以爲性惡而伸其崇禮義之說其言曰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興聖王貴禮義矣荀子既知崇禮義與老子言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及告子外義所見懸殊又聞孟子性善之說於孟子言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亦必聞之矣而猶與之

緒言卷中

一
國雅堂叢書

異何也曰荀子非不知理義爲人心之同然也其言性惡也曰塗之人可以爲禹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其可以知之實可以能之具在塗之人其可以爲禹明矣使塗之人伏術爲學專心一志思慮熟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也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可以而不可使也塗之人可以爲禹則然塗之人能爲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爲禹無害可以爲禹此於性善之說不惟不相悖而且若相發明終斷

之曰足可以徧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徧行天下者也
能不能之與不可其不同遠矣蓋荀子之見歸重於
學而不知性之全體其言出於尊聖人出於重學崇禮
義首之以勸學篇有曰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
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又曰積善成德神明自
得聖心循焉荀子之善言學如此且所謂通於神明參
於天地者又知禮義之極致聖人與天地合其德在是
聖人復起豈能易其言哉而於禮義與性卒視若闕隔
不可通以聖人異於常人以禮義出於聖人之心故曰

緒言卷中

二 粵雅堂叢書

聖人之所生也常人學然後能明於禮義若順其性之
自然則生爭奪以禮義爲制其性去爭奪者也因其惡
而加矯揉之功使進於善故貴禮義使順其自然而無
爭奪安用禮義爲哉故曰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又
以禮義雖人皆可以知可以能聖人雖人之可積而致
然必由於學弗學而能乃屬之性學而後能弗學雖可
以而不能不得屬之性此荀子立說之所以異於孟子
也

問荀子於禮義與性視若闕隔而不通其蔽安在今何

以決彼之非而信孟子之是曰荀子知禮義爲聖人之
教而不知禮義亦出於性知禮義爲明於其必然而不
知必然乃自然之極則適所以完其自然也就孟子之
書觀之明理義之爲性舉仁義禮智以言性者以爲亦
出於性之自然人皆弗學而能學以擴而充之耳荀子
之重學也無於內而取於外孟子之重學也有於內而
資於外夫資於飲食能爲身之營衛血氣者所資以生
之氣與其身本受之氣原於天地非二也故所資雖在
外能化爲血氣以益其內未有內無本受之氣與外相
得而徒資焉者也問學之於德性亦然有己之德性而
問學以通乎聖賢之德性是資於聖賢所言德性裨益
己之德性也泊金若水而不聞以金益水以水益金豈
可云己本無善己無天德而積善成德如壘之受水哉
以是斷之荀子之所謂性孟子非不謂之性然而荀子
舉其小而遺其大也孟子明其大而非舍其小也

問告子言生之謂性言性無善無不善言食色性也仁

內義外朱子以爲同於釋氏

朱子云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與近世佛

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畧相似又云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卽其性

其杞

柳湍水之喻又以爲同於荀揚

朱子于杞柳之喻云如荀子性惡之說於湍水

之喻云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

然則荀揚亦與釋氏同歟曰否荀揚所

謂性者實古今所謂之性人物以氣類區別者也宋儒稱爲氣質之性在孟子時則公都子引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言不同而所指之性司荀子見於聖人生而神明者不可槩之人人其下皆學而後善順其自然則流於惡故以惡加之論似偏與有性不善合實兼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揚子見於長善則爲善人長惡則爲惡人故曰人之性也善惡混

緒言卷中

四

粵雅堂叢書

又曰學則正否則邪與荀子論斷似參差而匪異韓退之言情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此卽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會通爲一朱子云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直會通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解論語矣程子曰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此似與

有性善有性不善合而於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未嘗不兼由是觀之宋儒稱氣質之性按之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下及荀揚論斷似參差而匪異

問鄭康成注中庸天命之謂性云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後儒於智信互易之韓退之作原性曰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既就性分三品而此云所以爲性蓋以其原於天不殊而成性殊也朱子稱其言五性尤善然退之譏荀揚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而其原性篇亦不能確有根究

緒言卷中

五

粵雅堂叢書

今以宋儒稱爲氣質之性與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下及荀揚不異是固然矣其根究仁義禮智信爲性何以又不協於孟子曰宋儒之異於前人者以善爲性之本量如水之本清而其後受污而濁乃氣稟使然不善雖因乎氣稟如水之既受污而不可謂濁者不爲水也蓋見於氣質不得槩之曰善且上聖生知安行者罕覩其下必加澄治之功變化氣質荀揚之見固如是也特以如此則悖於孟子求之不得是以務於理氣截之分明以理爲性之本爲無不善以氣之流行則有善有不善

視理儼如一物雖顯遵孟子性善之云究之以才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氣質之中孟子安得槩之曰善哉若不視理爲如一物不以性專屬之理於孟子書益不可通遂斷然別舉理以當孟子之槩目爲善者夫自古及今本以要於善謂之理其誰曰理不善孟子何難直截言之曰理之謂性而盡指古今所同謂之性者從而斷之曰皆非性也然則孟子又安得舉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各殊詰告子哉宋儒立說似同於孟子而實異如此

緒言卷中

六 粵雅堂叢書

問孟子答公都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朱子曰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性旣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非其才之罪也又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攷之程子言形旣生矣外物觸其情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程朱雖云性卽理而於情則不能專屬之

理且喜怒哀樂之爲情夫人而知之也惻隱羞惡恭敬
是非之心之爲情非夫人而知之者也公都子問性列
三說之與孟子言性善異者乃舍性而論情偏舉情之
發於善者爲證苟或舉感而動於惡之情以相難然後
轉一說曰此情之根諸氣質者何如分明語公都子三
說皆氣質而非性況程朱之說誤以孟子言性爲專屬
之理而覺不及氣質立說不備故言氣質之性以補孟
子之畧

陳器之云識氣質之性善惡各有着落不然則惡無所歸是論性不論氣孟子之說爲未備專說氣稟則善爲無別是論氣不論性諸子之論所以不明夫本

緒言卷中

七
粵雅堂叢書

也程子兼氣質論性吳幼清云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
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曾分別性之所以有不
善者因氣質之有濁惡而污壞其性也故雖與告子言
而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人讀孟子亦見其未有
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也又以才無不善爲未密

程子言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

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朱子引之而云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攷之程子爲密

終爲之說曰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夫其所謂性之本善者在程朱之說乃追溯於人物未生時可謂之理未可名爲性及在人曰性已有氣質所稟之不善於有性不善終難置辯宋儒言性至孟

子此章尤不可通然孟子之文曰情曰才曰心何不舉性答之曰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孟子謂之心不謂之情心能辨是非所以能辨者智也智由於德性故爲心之能而稱是非之心心則形氣之主也屬之材者也惻隱羞惡恭敬辭讓之由於德性而生於心亦然以人譬之器材則其器之質也分於陰陽五行而成性各殊猶之取於木以爲器則其器木也取於金以爲器則其器金也此以類別者也品物之不同如是矣從而察之木與金之質其精良與否其爲器也一如乎所取之木

緒言卷中

八
國雅堂叢書

所取之金故材之美惡於性無所增亦無所損夫木與金之爲器成而不變者也人又進乎是自聖人至於凡民其等差凡幾或疑人之材非盡精良矣而不然也人雖有等差之不齊無非精良之屬也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又言犬馬之不與我同類是孟子就人之材之美斷其性善明矣材與性之名一爲體質一爲本始所指各殊而可卽材之美惡以知其性材於性無所增損故也孟子言非才之罪因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以見人之材之美屬之材不屬之情亦明矣首云乃若其

情非性情之情也情猶素也實也孟子不又云乎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此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情字以爲字皆與彼同其字指性而言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則孟子下兩章一曰陷溺其心一曰放其良心正推原其不善之故非天之降才有殊也宋儒以不善歸氣稟孟子所謂性所謂才俱指氣稟指其稟受之全曰性指其體質之全曰才稟受之全無可據以爲言如桃杏之性含於核中之仁其香色臭味無一或闕而無可見及其萌芽

緒言卷中

九
爾雅堂叢書

甲坼根幹枝葉桃與杏各殊由是爲華爲實香色臭味無不區以別者雖性則然皆據材言之耳成是性斯爲是材人之性善故材亦美孟子所謂善者初非無等差之善自聖人至於凡民其等差凡幾則其氣稟固不齊豈得謂非性有不同然存乎人者皆有仁義之心其趨於善也利而趨於不善也逆其性而不利所謂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善乃人之性下乃水之性也所謂故者以利爲本出於利乃性之本然也順而非逆是以利也然則性雖有不同論其善亦有差等其可斷之曰善

則無疑故孟子於性本以爲善而此曰則可以爲善矣
可之爲言因性有不同而斷其善則未見不可也下云
乃所謂善也對上今日性善之文言非不分等差也繼
之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爲猶成也卒之成爲不
善者陷溺其心放其良心至於梏亡之盡違禽獸不遠
者也不曰非性之罪而曰非才之罪就本始言之曰性
就體質言之曰材其往往不善未有非陷溺使然善失
其養消之至盡乃成不善凡旦晝之爲梏亡其天性者
由才受陷溺不可謂性受陷溺故罪字不可加於性究

緒言卷中

十
粵雅堂叢書

之陷溺其心者非天之降才爾殊故曰非才之罪人苟
自思充其固有之善盡其才之能皆可至於聖人觀此
則孟子所謂善非無等差之善卽孔子所云相近孟子
所謂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所謂求
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
也卽孔子所云習相遠孟子所謂梏之反覆違禽獸不
遠卽孔子所云下愚之不移宋儒未審其文義遂彼此
闕隔倘如宋儒以性專屬之理而云纔說性時便已不
是性也云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

之本體矣以孟子言性於陷溺梏亡之後人見其不善猶曰非才之罪若宋儒於天之降才卽罪才也分性與才爲二本異於孟子豈獨才之一字哉

問天下古今之人其材各有所近大致近於純者慈惠忠信謹厚和平見善則從而恥不善近於清者明達廣大不惑於疑似不滯於習聞其取善去不善亦易此或不能相兼皆材之美者也材雖美猶往往不能無偏私周子言性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

緒言卷中

十一
粵雅堂叢書

爲邪佞而以聖人然後協於中此亦就材見之而明舉其惡雖孟子所謂善非無等差之善豈如周子所謂惡者亦得謂之善歟曰此偏私之害不可以罪材尤不可以言性孟子道性善成是性斯爲是材性善則材亦美然非無偏私之爲善爲美也人之初生不食則死人之幼稚不學則愚食以養其生充之使長學以養其良充之至於聖人其故一也材雖美譬之良玉成器而寶之氣澤日親久能發其光可寶加乎其前矣剝之蝕之委棄不惜久且傷壞無色可寶滅乎其前矣又譬之人物

之生皆不病也其後百病交侵若生而善病者或感於外而病或受損於內身之陰陽五氣勝負而病指其病則皆發乎其體而曰天與以多病之體不可也如周子所稱猛隘強梁懦弱無斷邪佞是摘其材之病也材雖美失其養則然孟子豈未言其故哉因於失養不可以是言人之材也夫言材猶不可況以是言性乎

問黃直卿云耳目之能視聽者魄爲之也此心之所以能思慮者魂爲之也合魄與魂乃陰陽之神而理實具乎其中惟其魂魄之中有理具焉是以靜則爲仁義禮

緒言卷中

十一

國朝雅堂叢書

智之性動則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胥此焉出也其以魂魄性情分四節言之得失安在曰人之體質一天地之化也子產所謂人生始化曰魄蓋凝而成體能運動者也所謂既生魄陽曰魂蓋既生之後心能知覺是也魄屬陰而魂攝乎魄是乃魄之陽雖分爲二無害其一也凡血氣之屬自有生則能知覺運動而由其分於陰陽五行者殊則知覺運動亦殊人之知覺通乎天德舉其知之極於至善斯仁義禮知全矣極於至善之謂理宋儒於理與心二視之其說以爲我之心受天之

理故黃氏云魂魄之中有理具焉雖以理爲天與我者無異乎荀子之以我爲聖人與我者也孟子直云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四者由心知而生是乃仁義禮智之端緒也旣得端緒則擴充有本可以造乎仁義禮智之極明仁義禮智人皆有根心而生之端非以仁義禮智爲性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爲情也人之性善其血氣心知異於物故其自然之良發爲端緒仁義禮智本不闕一耳

問論語言禮與其奢也甯儉喪與其易也甯戚子夏聞

緒言卷中

三
國雅堂叢書

繪事後素而曰禮後乎朱子云禮以忠信爲質引記稱忠信之人可以學禮重忠信如是然論語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邱者焉不如邱之好學也曰克己復禮爲仁中庸於禮以知天言之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重學重禮如是忠信又不足言指歸不一何也曰禮者天地之條理也言乎條理之極非知天不足以盡之卽儀文度數亦聖人見於天地之條理定之以爲萬世法禮之設所以治天下之情或裁其過或勉其不及示之中而已矣至於人情之漓徒飾於貌非因飾

貌而情漓也其人情自漓而以飾貌爲禮也非惡其飾貌惡其情漓耳禮以治其儉陋使之協於中喪以治其哀戚使之遠於徑情直行情漓者視爲文而已矣徒馳驚於奢易故不若儉戚之於禮雖不足猶近乎制禮之初也由是可思制禮所起故以答林放問禮之本其所謂本不過因俗失而欲究其初起非問聖人制禮自然之極則也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言質美者進之於禮無飾貌情漓之弊此亦因俗失言之忠信乃其人之質美猶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明不可襲取爾老子言禮者

緒言卷中

古

粵雅堂叢書

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則因俗失而欲併禮去之意在還淳反樸究之不能必天下之盡歸淳樸其生而淳樸者直情徑行薄惡者肆行無忌是同人於禽獸率天下而亂者也若夫君子行禮其爲忠信之人固不待言而不知禮則事事爽其條理不足以爲君子故禮可以該忠信忠信不可以該禮林放問禮之本子夏言禮後皆重禮而非輕禮也詩言素以爲絢素以喻其人之嫻於儀容上云巧笑倩美目盼者其美益彰顯是謂絢也喻意深遠故子夏疑之繪事後素者鄭康成云凡繪畫先布

眾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閒以成文

何平叔云景福殿賦所謂班閒賦白疎密

有章蓋古人畫繪定法

其注考工記凡畫繪之事後素功云素白

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污也是素功後施始五彩成章
爛然貌既美而又嫺於儀容乃爲誠美素以爲絢之喻
昭然矣子夏觸於此言不特於詩無疑而更知凡美質
皆宜進之以禮斯君子所貴其意指如此若謂子夏後
禮而先忠信則見於禮僅僅指飾貌漓情者之所爲與
林放問禮之本以飾貌漓情爲非禮者意指懸殊孔子
安得許之忠信由於質美聖賢論行固以忠信忠恕爲

緒言卷中

五

粵雅堂叢書

重然如其質而見之行事苟學不足則失在知而行因
之謬雖其心無弗忠弗信弗恕而害道多矣聖人仁且
智其見之行事無非仁也無非禮義也三者無憾卽大
學所謂止於至善也故仁與禮義以之衡斷乎事是爲
知之盡因而行之則實之爲德行而忠信忠恕更不待
言在下學如其材質所及一以忠信忠恕行之至於知
之極其精斯無不協於仁義是以論語云主忠信曾子
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凡未
至乎聖人未可語於仁未能無憾於禮義但盡其所知

所能謂之忠信忠恕可也曰仁曰誠則聖人始足以當之然而非有他也忠信忠恕之極其量也忠信忠恕能去私矣仁與禮義必無或倣而後可以言之躬行而知未盡曰仁曰誠未易幾也

問孟子明理義之爲性舉仁義禮智以言性今以爲卽據人生氣稟言之是與聲色臭味之欲渾然竝出於天性於此不截之分明則無以究其說旣截之分明則性中若有二物矣何以明其爲性之全體而非合二者以爲體曰凡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皆有心心者耳目百

緒言卷中

六
粵雅堂叢書

體之靈之所會歸也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旣生魄陽曰魂曾子曰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鄭康成注禮云耳目之聰明爲魄蓋耳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臭口之能味魄之爲也所謂靈也陰主受者也心之志慮不窮於用魂之爲也所謂神也陽主施者也主施者斷主受者聽故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心之官則思是思者心之能也春秋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屬陰之精氣魂屬陽之精氣而合言之曰心之精爽者耳目百體統於心無一時一事不相貫

也精爽有藏隔而不通之時及其無蔽隔無弗通乃以神明稱之凡血氣之屬皆有精爽其心之精爽鉅細不同如火光之照物光小者其照也近所照者不謬也所不照斯疑謬承之不謬之謂得理其光大者其照也遠得理多而失理少且不特遠近而已光之及又有明闇故於物有察有不察察者盡其實不察斯疑謬承之同乎不照疑謬之謂失理失理者限於質之昧所謂愚也惟學可以增益其不足而進於智益之不已至于其極如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則聖人矣聖人神明之盛也其

緒言卷中

七

陶雅堂叢書

於事靡不得理故理義非他所照所察者之當否也何以得其當否心之神明也人之異於禽獸者雖同有精爽而人能進於神明也理義豈別若一物求之所照所察之外而人之精爽能進於神明豈求諸氣稟之外哉問論語稱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此不待習而相遠者豈下愚亦可槩目之曰性善歟曰生而下愚其人非無精爽也精爽幾與物等難與言理義而又自絕於學然苟畏威懷惠一旦觸於所畏所懷之人啟其心而憬然覺悟往往有之苟悔而從善則非下愚矣加之以學則進

於智矣以不移定爲下愚又往往在知善而不爲知不善而爲之者故曰不移不曰不可移雖古今不乏下愚而其精爽幾與物等者亦究異於物無不可移也

問孟子時因告子諸人紛紛各立異說故以性善斷之孔子佞言相近意在於警人慎習非因論性而發故不必直斷曰善歟曰然聖賢之言至易知也如古今之常語凡指斥下愚者矢口言之每曰此無人性稍舉其善端則曰此猶有人性以人性爲善稱是不言性者其言皆協於孟子而言性轉穿鑿失之無人性卽所謂人見

緒言卷中

六

粵雅堂叢書

其禽獸也有人性卽相近也善也論語言相近正見無有不善若不善與善相反其遠已相絕何近之有分明性與習正見習然後有不善而不可以不善歸性凡得養失養及陷溺梏亡咸屬於習至下愚之不移則生而蔽鋼其明善也難而流爲惡也易究之非不可移則同乎人者固在也

問孟子言性舉仁義禮智四端與孔子舉人之智愚有異乎曰人之相去遠近明昧其大較也學則就其昧焉者牖之明而已矣人雖有智有愚大致相近而智愚之

甚遠者蓋眇智愚者遠近等差殊科而非相反善惡則相反之名非遠近之名知人之成性其不齊在智愚亦可知任其愚而不學不思乃流爲惡愚非惡也性無有不善明矣舉智而不及仁義禮者智於天地人物事爲咸足以知其不易之則仁義禮有一不協可謂不易之則哉發明孔之道者孟子也無異也

緒言卷中

九

粵雅堂叢書

緒言卷下

休寧戴震撰

問荀子之所謂性亦孟子之所謂性孟子知性之全體其餘皆不知性之全體故惟孟子與孔子合其餘皆不合然指爲性者實古今所謂之性至告子所謂性一似荀子言性惡一似揚子言善惡混一似釋氏言作用是性今以荀揚不與釋氏同則告子不得而與荀揚同矣豈獨與釋氏所謂性相似歟曰然老聃莊周之書其所貴焉者咸此也杞柳湍水之喻胥是物也其視仁義視善不善歸之有思有爲以後事而其係此性也主於無思無爲卽釋氏所云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是也實一說而非有三說

緒言卷下

一
粵雅堂叢書

問告子釋氏指何者爲性曰神氣形色聖賢一視之修其身期於言行無差謬而已矣故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老聃莊周告子釋氏其立說似參差大致皆起於自私皆以自然爲宗彼視一身之中具形氣以生而神爲之主宰因貴此神爲形氣之本究之神與氣不可以相離故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其言乎天地閒也

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從此而分陰陽一生二也陰陽
與此而三二生三也言乎人物三者咸具陰也陽也冲
氣以爲和卽主宰之者也神也彼見於氣可言有神存
乎其有而不可謂有又不可謂無然不離氣者也故曰
冲氣上之原於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之道不離氣而別
於氣故曰道之爲物爲悅爲忽忽兮悅兮其中有像悅
兮忽兮其中有物莊子言神之主宰於身則曰若有真
宰而特不得其朕曰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
得無損益乎其真繼之曰一受其形不亾以待盡與物

緒言卷下

二
粵雅堂叢書

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言此神
受形而生則不去以待形化而有血氣乃有情欲皆足
以戕之趨於速敝也又曰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茶
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言求諸外者徒勞其
神者也又曰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
不謂之大哀乎言人壽有修短雖不死之日不知係此
神至與形俱敝也釋氏人死爲鬼鬼復爲人之說與莊
子此條同老氏言長生久視釋氏言不生不滅語似異
而以死爲反其真視形體爲假合從而空之不過恐害

其神之自然指歸不異也

告子同於釋氏以神識為性釋氏謂之曰真空謂之曰作

用謂真空則能攝眾有而應變謂即此識情便是真空妙智謂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即是真空空而不無即成妙有故言空是性又言作用是性釋氏書中問如何是佛曰見性為佛如何是性曰作用為性如何是作用曰在日日見在耳日聞在鼻臭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遍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法不識喚作精魂此皆生之謂性之說也因無取乎善惡之分其顯然道破處如云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即告子性無善無不善宗旨後世禪家不道破不思善而渾其語如傳燈錄云饑來喫飯困來眠即老子所云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彼饑食困眠即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即老子所謂致虛極守靜篤即勤而行之也致虛未極守靜未篤思或乍起乃若存若亡也饑食困眠聞之即可大笑其說大都於認本來面目此外一切空之便妙用無方故日不

緒言卷下

三 粵雅堂叢書

笑不足以為道老聃莊周告子釋氏立言不同而同一轍如是

宋時如陸子靜楊敬

仲及明王文成諸人其言論皆如此

子靜之言曰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

物皆備於我何有欠缺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溫柔時自然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時自然發強剛毅又曰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又曰讀書不必窮索敬仲之言曰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鼻能臭所以能噬能臭者何物手能運用足能步趨心能思慮所以能運用步趨思慮者何物王文成曰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又曰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以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為非也明鏡之應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即無所住處又曰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慎不觀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

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又曰本來面目即吾
聖門所謂良知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性
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
耳體段功夫大畧相似
在老聃莊周告子直據已見
而已故告子言無善無不善言無分於善不善言義外
後人因孟子嘗辨之則以此爲善已無可復加爲仁義
禮智皆備且所稱者出中庸大學孟子之書學者不可
不辨別也

問邵子云神無方而性有質又云性者道之形體心者
性之郛郭又云人之神即天地之神合其言觀之所謂
道者指天地之神無方也所謂性者指人之神有質也

緒言卷下

四

粵雅堂叢書

此老聃莊周告子釋氏之所謂性而邵子亦言之何也
曰邵子之學深得於老莊其書未嘗自諱以心爲性之
郛郭謂人之神宅此郛郭之中也朱子於其指神爲道
指神爲性者皆轉而以理當之邵子之書又曰道與一
神之強名也幾以道爲不足當神之稱矣其書又曰神
統於心氣統於腎形統於首形氣交而神主乎其中三
才之道也此以神周乎一身而宅於心爲之統會也又
曰氣則養性性則乘氣故氣存則性存性動則氣動也
此則導養之說指神之炯炯而不昧者爲性氣之綱縉

而不息者爲命神乘乎氣而資氣以養也

問張子云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別性於知覺與程子言性卽理也其指歸同然則合虛與氣者謂氣化生人生物而理在氣質之中乃名性也

陳器之云仁義禮智者義理之性也

知覺運動者氣稟之性也有義理之性而無氣質之性則理義必無附著有氣質之性而無義理之性則無異於枯死之物故有義理以行乎血氣之中

以虛指理古

有血氣以受義理之體合虛與氣而性全

聖賢未嘗有是稱與釋氏所言空是性何以異曰釋氏言空是性者指神之本體又言作用是性則指神在氣

緒言卷下

五
粵雅堂叢書

質之中而能知覺運動也張子云神者太虛妙應之目是其所謂虛亦未嘗不以爲神之本體而又曰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釋氏有見於自然故以神爲己足張子有見於必然故不徒曰神而曰神而有常此其所見近於孔孟而異於釋氏也然求之理不得就陰陽不測之神以言理因以是爲性之本源而曰氣化生人生物曰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則其言合虛與氣虛指神而有常氣指游氣紛擾乃雜乎老釋之見未得性之實體也惟由氣化有道之名一語得天

道之實體又曰神天德化天道道以化言是也德以神言非也彼釋氏自貴其神亦以爲足乎天德矣張子之書又有之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聖人復起不易斯言以人物驗之耳目百體會歸於心心者合一不測之神也邵子言形可分神不可分其說亦得之體驗如耳目鼻口之官是形可分也而統攝於心是神不可分也後儒言理由於不知理要其後非原其先就陰陽有陰陽不易之則就人物事爲有人物事爲之則以孔子言有物必有則者轉而言有則始有物

緒言卷下

六
國雅堂叢書

且以理與氣渾淪不害二物之各爲一物故其言理也求其物不得往往取於老聃莊周釋氏所謂神者以爲言欲超乎陰陽氣化之上而併陰陽氣化所見胥失之粗夫天地閒有陰陽斯有人物於其推行謂之化於其合一謂之神天道之自然也於其分用爲耳目百體於其合一則爲心生物之自然也是故化其事也神其能也事能俱無憾天地之德也人之血氣本乎化人之心知配乎神血氣心知無失配乎天地之德無憾無失夫是之謂理而已矣由化以知神由化與神以知德天之

生物也使之一本而以性專屬之神則目形體爲幻合以性專屬之理則謂纔說性時已不是性皆二本故也問朱子云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故其於達道五舉孟子所言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實之又荅呂子約云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紛羅者也是數者各有當然之理卽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沖漠無朕者也是如此言道故於易稱一陰一陽中庸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

緒言卷下

七

粵雅堂叢書

皆似道未備然孟子明云教以人倫則親義序別信宜屬之修道之教後儒求天命二字太過以理當之求性字太過專屬之理求道字太過又以日用事物當行之理始可云道而於修道不可通以修爲品節之而已至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修道與修身並言兩修字不得有異但曰能仁其身而不置解觀修道之文性字道字不得槩就理言亦可見旣曰率性之謂道又曰修道以仁如後儒之說率其仁之性率其義之性豈可通哉又脩道期於無差謬宜重在智而言以仁行之乃力於身宜

重在仁而先言智中庸前後其條貫可言歟曰言身本
道德該備之身而身往往不能盡道言性本全夫仁義
禮智之性而孟子以前言性往往不及仁義禮智易曰
成之者性也承一陰一陽之謂道言人物本之各成其
性云爾論語曰性相近也因習之至於相遠言其性本
相近云爾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卽記所云分於道謂之
命形於一謂之性言分於氣化以成性云爾人物之血
氣以類滋生各稟受於天言其稟受之殊曰性因是而
日用事爲皆由性起故云率性之謂道身之動應無非

緒言卷下

八
陽雅堂叢書

道也故云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可如體物而不可遺
之可無頃刻可必其不動應故雖無事時亦如有事之
戒愼恐懼而不敢肆事至庶幾少差謬也道卽日用飲
食之事自身而周於身之親大致不出君臣父子夫婦
昆弟朋友之交五者畧言之則曰親曰賢舉二以該乎
五修身以道言以道實責諸身也道之責諸身往往易
致差謬修道以仁言以協乎仁協乎義協乎禮爲道之
準則也曰以仁者畧辭故下卽詳舉之三者咸得然後於道無憾率性
之謂道在一身則一身之事也道也通於人則周夫身

之事也道也一身之事本天性之自然未見其是非得失也周夫身之事亦天性之自然而是非得失不可窮詰矣故修身以道舉親賢言之而得失始見修道期於無差謬固宜重在智而修身以道本責其行也是以首言仁加以義加以禮而修之實備矣行達道乃力諸身固宜重在仁行之差謬不能知之徒自期於心無愧者其人忠信而不好學往往多出乎此亦害道之大者是以首言智仁義禮可以大共之理言智仁勇之爲達德必就其人之根於心者言大共之理所以衡論天下之

緒言卷下

九

粵雅堂叢書

事使之協於中止於至善也有根於心之德斯有以通夫大共之理而德之在己可自少而加多以底於聖人則其通夫大共之理者亦有淺深精粗之不同仁義禮之仁以理言智仁勇之仁以德言其實一也以理言舉禮義而不及智非遺智也明乎禮義卽智也以德言舉智而不及義禮非遺義禮也智所以知義禮也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此更加之以禮親親尊賢盡人道之大矣辨其等殺而始詳古今惟聖人全乎智仁全乎智仁則德靡不該矣而此更言夫勇蓋德之所以成也

凡天下之人身之所接莫重於親莫重於賢而天定者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五者也以此爲形而下爲萬象紛羅不謂之道是顯指中庸天下之達道五而背之別求諸沖漠無朕惟老釋謂萬物爲幻謂空妙爲真則然奈何以老釋之言衡量易與中庸之言而粗視陰陽粗視君臣父子哉彼之棄人倫而不顧率天下之人同於禽獸者由不知此爲達道也

問宋儒以理爲生物之本雖謂理氣渾淪不害二物之各爲一物實求其物不得老聃莊周告子釋氏之言夫

緒言卷下

十

國學雅堂叢書

性則確有指實不過區別於形氣之中言其主之者耳曰形曰氣曰神三者求之一身儼然如三物凡血氣之屬未有或闕者也荀子謂性者天之所就雖專屬形氣之自然其亦必不遺天神而以爲非天之就也其稱性惡殆兼乎此以伸其重學崇禮義之說何以論荀子則曰不知性之全體而已實古今所同謂之性論告子釋氏則斷爲異說何也曰性者分於陰陽五行品物區以別焉各爲之本始統其所有之事所具之能而靡不全者也易言成之者性是也其一身中分而言之曰形曰

氣曰神三者材也易言精氣爲物是也心爲形君耳目
鼻口者氣融而靈心者氣通而神告子貴其神而不知
性者也不動心神定而一無責焉之爲不動也神可
以主宰樞紐言性可以根柢言由其成性也殊則其材
質亦殊成其性斯爲是材材可以純駁清濁言此皆指
其實體之名也知可以精粗淺深言思可以敏鈍得失
言皆根於性而存乎神者也指其實事之名也理譬之
中規中矩也稱其純美精好之名也實體實事罔非自
然而歸於必然天地人物事爲之理得矣自然之極則

緒言卷下

十一
粵雅堂叢書

是謂理老聃莊周告子釋氏以自然爲宗不知性之區
別而徒貴其神去其情欲之能害是者卽以爲已足與
聖賢之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求牖於明者異是故
斷之爲異說不得同於荀子也

問周子通書有云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
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
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哉此與老氏爲
道曰損釋氏六用不行真空妙智之說陸子靜言人心
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此心心皆具是理王文成言聖

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者立言不殊後儒於周子則以爲切要之旨莫敢違議於老釋陸王則非之何也曰周子之學得於老氏者深而其言渾然與孔孟相比附後儒莫能辨也朱子以周子爲二程子所師故信之篤攷其實固不然程叔子撰明道先生行狀言自十五六時聞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然後得之其不得於周子明矣已直字之曰周茂叔其未嘗師事亦明矣見周茂叔後乃出入於老釋張橫渠亦訪諸釋老之書累年朱子年四十以前猶馳心空妙蓋雖能終覺釋老之非而受其蔽往往出於不覺者亦不少周子論學聖人主於無欲王文成論致知主於良知之體皆以老釋廢學之意論學害之大者也

緒言卷下

十一
粵雅堂叢書

問神爲形氣之主宰莊子謂一受其成形不凶以待盡釋氏人死爲鬼鬼復爲人之說同此在古人制祭祀之禮以人道事鬼神而傳稱鬼猶求食及伯有爲厲又宇宙閒怪見不一或此人之生易以他人死者之魂而復

生或此人之生自知其所託生愚夫婦亦往往耳聞目見不得不惑於釋氏象教而言仙者又能盜氣於天地之間使其神離血氣之體以爲有故其言性也卽神之炯炯而不昧者其言命也卽氣之綱緼而不息者有所指實也如是老聃莊周告子釋氏靜以會乎一身見莫貴於此莫先於此今以形氣神統謂之材而曰性可以根柢言神可以主宰樞紐言不以神先形氣何也曰孔子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人物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成是性

緒言卷下

三

陽雅堂叢書

斯爲是材以生可以原始而知也形敝氣散而死可以反終而知也其生也精氣之融以有形體凡血氣之屬有生則能運動能運動則能知覺知覺者其精氣之秀也是謂神靈左氏春秋曰人生始化曰魄旣生魄陽曰魂魄魄非他其精氣之能知能覺運動也至於形敝而精氣猶凝是謂游魂言乎離血氣之體也精氣爲物者氣之精而形凝品物流形之常也游魂爲變魂之游而存其後之有敝有未敝也變則不可窮詰矣彼有見於游魂爲變而主其一偏昧其大常遂以其能盜天地生

生之機者爲己之本體非聖人不知不言獨彼能頓悟得之也彼之以神先形氣者聖人所謂游魂爲變中之一端耳

問宋儒以理藏於心之內而爲性與老聃莊周釋氏以神居於心之內而爲性相似朱子又謂心爲神明之舍朱子云理無心則無著處又云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人心亦然只這些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推廣得來蓋天蓋地莫不由此所以爲人心之妙歟理在人心是之謂性心爲神明之舍爲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許多道理得之天而所謂神明卽老莊釋氏目之爲性者矣其於具於心者

理與神明何以別曰朱子所謂神明之舍者非謂以心

緒言卷下

西
粵雅堂叢書

爲舍神明居之也神明卽指心而言以神明之心甚虛天下之理咸具於中爲性而心特其舍耳對性言之故謂之舍然非空空無知故稱爲神明之舍宋儒於性與心視之爲二猶荀子於禮義與性視之爲二也荀子以禮義爲聖人之教常人必奉之以變化其性宋儒以性專屬之理人稟氣而生之後此理墮入氣質中往往爲氣質所壞如水之源清流而遇污不能不濁非水本濁地則然耳必奉理以變化氣質使復其初如澄之而清乃還其原初水也荀子之所謂禮義卽宋儒之所謂理

荀子之所謂性卽宋儒之所謂氣質如宋儒之說惟聖人氣質純粹以下卽實美者亦不能無惡荀子謂必待學以變化此性與宋儒必待學以變化氣質無二指也但荀子指爲待學以變化者仍其性之本然名宋儒因孟子論性善於是學古今來如孔子言成之者性言性相近孟子言忍性言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各不同悉目之曰此氣質之性待變化者也荀子推崇禮義直歸之聖人而宋儒因孟子道性善於是謂理爲生物之本使之別於氣質曰惟此無不善也試問以理爲我乎以

緒言卷下

五

陶雅堂叢書

氣質爲我乎設以理爲我以氣質爲理所寓於其中是外氣質也如老聃莊周釋氏之專以神爲我形骸屬假合是也設以氣質爲我以理爲氣質所受是外理也如荀子以禮義屬聖人之教是也二者皆我則不得謂純乎善者一我雜乎不善者又一我矣苟非兩我則不得一譬之水一譬之地矣況天下古今之君子小人未有非以血氣心知爲我者也小人徇我而悖理君子重我而循理悖理者亦自知其非也是性無有不善也長惡遂非故性雖善不乏小人循理者非別有一事曰此之

謂理與飲食男女之發乎情欲者分而爲二也卽此飲食男女其行之而是爲循理行之而非爲悖理而已矣此理生於心知之明宋儒視之爲一物曰不離乎氣質而亦不襍乎氣質於是不得不與心知血氣分而爲二尊理而以心爲之舍究其歸雖以性名之不過因孟子之言從而爲之說耳實外之也以爲天與之視荀子以爲聖與之言不同而二之則同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荀子以禮義與性爲二本宋儒以理與氣質爲二本老聃莊周釋氏以神與形體爲二本然而荀子推崇禮義

緒言卷下

六

粵雅堂叢書

宋儒推崇理於聖人之教不害也不知性耳老聃莊周釋氏守己自足不惟不知性而已實害聖人之教者也問凡讀書窮理此理之得於古賢聖者與理之得於天者非皆藏於心與曰否人之血氣心知本乎天者也性也如血氣資飲食以養其化也卽爲我之血氣非復所飲食之物矣心知之資於問學其自得之也卽爲我之心知以血氣言昔者弱而今者強是血氣之得其養也以心知言昔者狹小而今也廣大昔者闇昧而今明察是心知之得其養也故人之血氣心知本乎天者不齊

得養不得養則至於大異人之問學猶飲食則貴其化不貴其不化記問之學食而不化也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源化而爲我之心知也大致善識善記各如其質昔人云魂強善識魄強善記凡資於外以養者皆由於耳目鼻口而魄強則能記憶此屬之魄者存之已爾至於無取乎記憶問學所得非心受之而已乃化而爲我之心知我之心知極而至乎聖人之神明矣神明者猶然心也非心自心而理藏於中之謂也心自心而理藏於中以之言學尙爲物而不化之學

緒言卷下

七
國雅堂叢書

況以之言性乎

問春秋傳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而後生屈原賦天問篇曰陰陽三合何本何化所謂陰陽者指男女而言所謂天者別而言之豈卽如老莊釋氏以吾之神得於天而受形以生者歟抑如宋儒以吾之理得於天而存於氣質中者與曰否人物之初何嘗非天之陰陽網緼凝成及氣類滋生以後昆蟲之微猶有網緼而生者至人禽之大則獨天不生矣然男女之生不窮以內之生氣通乎外之生氣人在生氣之中如魚

在水之中其生也何莫非天天之陰陽父母之陰陽同
爲化氣自然而不可分也此之謂三合而後生

問程叔子撰明道先生行狀云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
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然後得之呂與叔撰橫渠先
生行狀云范文正公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
以爲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
所得返而求之六經朱子語類廖得明錄癸巳所聞云
先生言二三年前見得此事尙鶻突爲他佛說所相似
近年來方看得分曉

癸巳朱子
四十四歲

朱子荅汪尙書書云熹

緒言卷下

六

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
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乎前後緩急之序於
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
於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曉而一二
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卽有諸已然欲復求之外
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攷朱子慕禪學在十五六時
年二十四見李愿教以看聖賢言語而其後十餘年有
荅何京叔二書意見乃與釋氏不殊信彼爲有實得此
爲支離反用聖賢言語指其所得於釋氏者

朱子荅何
京叔書云

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卽是做工夫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所論多識前言往往行周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返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易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耶又一書云今年不謂饑歉至此夏初所至洵洵遂爲縣中委以賑糶之役百方區處僅得無事博觀之敝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少有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目前自詭誑人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及五十內外所見交涉幸於日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緒言卷下

九 粵雅堂叢書

漸定不惑於釋氏合觀程子張子朱子皆先入於釋老亦可知老與釋之易惑人矣究之能覺寤其非何也曰三君子皆志聖賢之志者也其學本夫求是之心故於此於彼期在自得不在虛名攷諸六經茫然不得性道之實體則必求之彼矣求之彼而其言道言性確有指實且言夫體用一致也似神能靡不周如說法周法界淨智妙圖休自寂故朱子管馳心空妙冀得之以爲衡鑒事物之本極其致所謂明心見性不過六用不行彼所以還其神之本體者卽本體得矣以爲如此便是無欠闕矣實動輒差謬在彼以自然爲宗本不論差謬與否而三君子求

是之心久之亦知其不可恃以衡鑒事物故終能覺寤其非也夫人之異於禽獸者人能明於必然禽獸各順其自然也孔孟之異於老聃莊周告子釋氏者自志學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皆見乎天地人物事爲有不易之則之爲必然而博文約禮以漸致其功彼謂致虛極守靜篤爲道曰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至於道法自然無以復加矣孟子而後惟荀子見於禮義爲必然見於不可徒任自然而不知禮義卽自然之極則宋儒亦見於理爲必然而以理爲太極爲生陽生陰之本爲不離陰陽仍不襍於陰陽指其在人物爲性爲不離氣質仍不襍乎氣質蓋以必然非自然之極則而已實自然之主宰樞紐根柢一似理亦同乎老聃莊周告子釋氏所指者之生天地陰陽之於人物爲本來面目朱子之辨釋氏也曰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在老釋就一身分言之有形氣有神識而以神識爲本溯而上之以神爲有天地之本遂求諸無形無象者爲實有而視有形有象爲幻在宋儒以形氣神識同爲己之私而理得於天溯而上之於理氣截之分明以

理當其無形無象之實有而視有形有象爲粗於是就其言轉之以言夫理尊理而重學遠於老聃莊周告子釋氏矣然以彼例此而不協乎此轉指孔孟所謂道者非道所謂性者非性增一恍惚不可知之主宰樞紐根柢因視氣曰空氣視心曰性之郭郭是彼奉一自然者之神居此空氣之上郭郭之中此奉一必然之理在此空氣之上郭郭之中也

問後儒所謂太極似老氏之所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朱子以太極生陰陽爲理生氣陰陽既生太極在其中

緒言卷下

三

粵雅堂叢書

理復在氣之內人物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亦似老氏所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朱子以道卽理之謂而於理氣截之分明於是言先後言主宰樞紐根柢儼然如一物亦似老氏謂道之爲物惟恍惚忽於恍惚不可名狀中而有像有物又太極圖說言主靜注云無欲故靜通書言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似釋氏謂六用不行卽本性自見何彼此相似如是至常惺惺則直舉釋氏之言爲用功之要今以太極兩儀在孔子贊易之本指非如後宋儒之云以曰道曰性

爲指其實體之名以期於無失之謂理乃稱其純美精
好之名亦非如後儒之云然則宋儒明知老聃莊周告
子釋氏之非而及其言之又不合於孔孟而轉與彼相
似何也曰孔子之後異說紛起能發明孔子之道者孟
子也卓然異於老聃莊周告子而爲聖人之徒者荀子
也釋氏之說盛行才質過人者無不受其惑能卓然知
宗信孟子而折彼爲非者韓子也嘗求之老釋能卓然
覺寤其非者程子張子朱子也然先入於彼故其言道
爲氣之主宰樞紐如彼以神爲氣之主宰樞紐也以理
能生氣如彼以神能生氣也以理墮在形氣之中變化
氣質則復其初如彼以神受形氣而生不以形氣物欲
累之則復其初也皆改其所指爲神識者以指理故言
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豈聖賢之言哉天地之初理生
氣豈其然哉

緒言卷下

三

粵雅堂叢書

右緒言三卷 國朝戴震撰按震字慎修一字東原休寧人事蹟具見阮文達 國朝儒林傳稿稱先生研精註疏及說文諸書實事求是詳審細密初若剏獲及參考之果不可易云云江鄭堂漢學師承記稱先生乾隆二十七年舉於鄉三十八年 召充四庫館纂修官三十九年 特命與會試中式者同殿試授翰林院庶吉士四十二年卒後十餘年校刊石經一曰高廟命小璫持先生所校水經注問南書房諸臣曰戴震尙在否對曰已死

緒言跋

一 國雅堂叢書

上惋惜久之嗟乎若先生者亦可謂稽古之榮矣云云又稱先生嘗訓學者君子強恕以去私而問學以去蔽又云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於道義君子之自治也情與欲使一於道義所以作原善之書也云云其言實與是書相表裏又 國朝儒林傳稿稱先生嘗謂理義不可空憑胸臆必求之於古經而遺文垂絕古今懸隔必求之於故訓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理義明理義明而我心之同然者乃因之而明理義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彼歧故訓理義而

二之是故訓非以明理義而理義不寓乎典章制度勢
必流入於異學曲說而不自知也云云其言殆可爲是
書之緣起顧曲阜孔氏所刊戴氏遺書及阮文達江鄭
堂紀先生著撰均未及是書此冊與原善單行不知何
人所刻特拈出重梓焉道光庚戌秋分後南海伍崇曜
謹跋

緒言跋

二

粵雅堂叢書



13058